史部雜史類存目五十二部

南遷錄一卷

金張師顏撰

南遷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題金通直郎祕書省著作郎騎都尉張師顏撰紀金愛王大辨叛據五國城及元兵圍燕貞祐遷都汴京之事按金史世宗太子允恭生章宗而燮王允升最幼今此書乃作長子允升次允猷次允植允升允猷以謀害允植被誅而允植子得立為章宗世次俱不合又稱章宗被弒磁王允明立為昭宗磁王又被弒立濰王允文為德宗德宗殂乃立淄王允德為宣宗與史較多一代尤不可信至金史鄭王允蹈誅死絕後不聞有愛王大辨其人所稱天統興慶等

號金史亦無此紀年舛錯謬妄不可勝舉故趙與旹賓退錄陳振孫書錄解題皆斷其偽振孫又謂或云華岳所作岳即宋殿前司軍官嘗作翠微南征錄者今觀其書所言乱金國者章宗大辨皆趙氏所自出又謂大辨初生其母夢一人乘馬持刀稱南紹興主遣來云云蓋必出於宋人雪憤之詞而又假造事實以證佐之故其牴牾不合如此或果出岳手未可知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以遣秦檜南還事見此書所載張大鼎疏按此錄當作孫大鼎此節臣傳誤而證其可信未免好異然金史所載宣宗見浮碧池有猴相逐而行遂決南遷之計其事實本此書不知元時修史者又何所見而采用之也

大宗之世宗雍王歸

由上都遷都燕京乃海陵王亮事也中京卩会甯也

近親謂愛王大辯孫皇子謂雍王允文繼昭宗而立在五年既祖而後以宣宗為皇太弟繼之謚曰德宗卩此云孫皇子也今上乃宣宗也

南遷錄序

大定甲午作天定蓋宣宗嗣位次年歲甲戌遷都中歸不以為改元

大定甲戌冬六飛南邁宅新大都于宣武師顏極筆東貞祐也

觀道聞被命仍兼禮部馳驅清蹕閒粗知記注顛末恭惟太祖武元皇帝布昭聖武興于龍朔太宗皇帝應天順人滅遼俘宋之鼎中京率土賓服凡王會所圖琛賁相續象胥効職胥功迭奏視昔帝王之盛漢唐之隆惟金繼之中懷逸豫釁起近親要誘遠兵長蛇封豕尚忍言哉創業雖難守成匪易以今驗昔顧不信哉德皇嗣統逮今皇上憂勤恭儉敬聽臣鄰思戢多難而天未悔禍孰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於是踵太王居岐之

仁嗣成周卜洛之舉肆上帝復我高祖之德永地于茲
新邑保定大功厥有望哉師顏推極患原始于大定之
末用示厥鑒尚祈謹斯敢竊序以為南遷錄云十二月
下澣日通直郎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
敬序

元玠初冠時與張升之翊結忘年交一日偕孫伯玉訪馬升之幅巾出迎設席延坐談論宋金廢興顛末焚香啜茗具饌過午出書一編其籤題南遷録乃張師顏所紀金國南遷汴京事也升之曰此大金秘書省文字是家祖父之所遺者也元玠欣然閱之其間所紀雄强衰弱環攻戰守歷歷可觀於是慫恿抵舍秉筆録之以為寶玩後因金國志刊行與此書較之事語頗同而人君年號俱各殊異未審其孰然以元玠之管見當時南遷張秘書親隨乘輿晨夕執筆侍側而其所記之書豈其差舛金志非本國史出於南宫進宋之書中間或有誤

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未敢定其是非倘好古博雅君子覽其國書考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所録此之幸也大德丙午良月浦元玠拜書

案大金國志多採此錄而不用此錄年歸此錄之天[illegible]四年即章宗之明昌四年也

世宗雍太祖完顏阿骨打之孫

性

南遷錄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

此錄以天眞爲金章宗第二歸

天紀四年十一月誅宣武節度使鄭王允蹈及附馬都尉唐括蒲剌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賜死除屬籍同逆者皆夷三族

初海陵煬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世宗以賢厚爲上國部衆推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大定三年立允升爲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性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允植世宗第三子封秦王性穿和亦嗜酒色其妃趙氏故降授南宮千

牛將軍楷之幼女有殊色宮禁事秘外傳頗醜允植日有寵升猷漸忌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上以安民結好為務世宗喜曰爾見正與我合由是諸文士吳興權張幼酢張幼誠等多附之間與弟言秦王必能安社稷太妃復與張昭儀宋婕妤等論叙姻婭張宋皆南宮宮子孫內外交贊太子詹事蕭與興太子右衛率元顏固弼等咸謂允升曰上寵待秦王過於殿下天下皆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為之計豈不見唐太宗殺建成之事乎允升由是疑懼與興謂三衛將及

談紀軍曰秦王以協和南宋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

大定者金主雍年號
即為世宗

之望且欲盡罷汝乎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
大見疎外於是諸將皆泣各懷怨心太定七年十四月
二日上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秦王賦詩以進和
者十有五人直學士吳興權讀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
不能平完顏惟(兀朮之子)深知其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
漠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戰爭為業故能滅遼宋混一
南北諸蕃畏懼有近年皆用遼宋亡國遺臣多以富貴
文字壞我土俗先臣在順昌為南宋劉錡所敗便嘆用
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為人侮弄
今郎主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

傳之主大是有志報復韃國兩蒙近歲不受役調夏人
屢爭麟府郎主捨積年戰鬬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
不知三邊有急把說作詩解文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
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東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郎
主方歡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
分黨相為水火十九年六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已李去
偽王延等宴於南凉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
微啟有血衣擲於池側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秦王已
殞胸口皆傷侍女四人俱死事聞收張克已等赴獄詔
大興府捕賊甚急逾月皆　彭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

張覩遂盜爵等在縣逐捉月賞金帛殆不可勝計衆疑
其盜官錢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所賜鞫問
乃八殺秦王者此輩寔升猷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
顏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升王允恭時
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曉升猷微服佩三衛符
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
追之宇年六十餘不能馳逐升猷至會同宣言南官宮
子孫弒逆我今至此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
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漢與
子兵遇宇遂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時太平衆散詰朝

宇進兵縣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猷首至有司請誅升猷妻孥八十九人并發升猷為庶人謚允植，元悼太子時世宗之子既誅廢殺者三人餘子尚九人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

哀王即宋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熙宗追謚為哀王仍命靖康君以奉祭祀

允蹈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聞宮人呼為皇后便涕泣辭讓每人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子承順以報劬勞足矣汝輩幸勿累我興慶二年六月上不豫左僕射知中書事文子詢知樞密，者年同知中

奚 世宗只有大定雖凡十九年若興慶雖此錫既有大定十九年又有興慶四年則謂世宗在位二十三年乃不可考世宗豫

李本吳權作吳嵩

書省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學士吳權典樞密院張克己首言二庶人以情逆詠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立其子左給事中韓允中右諫議鄭遂良爭曰克己輩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誅元悼雖追謚生前未嘗立也陛下子孫衆多三子既死不必論今惟當立存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克己曰昔梁武不立太子統之子詧捨孫而立其弟綱卒致侯景之亂詧等言皆不服由此觀之元悼之子雖幼當立何疑實耆年曰蕭統是以已立為太子便當繼立子元悼不曾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詰然不

能決詰朝東明殿奏陳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簾內
厲聲曰這孩兒底父既以被人殺了即主不若更殺
子將來免又被人魚肉世宗起入內省知內省江淵等
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必
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即主萬歲他無
所識立之他亦不知是何底用若不立允蹈等彼急于
富貴豈顧於父耶即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沉吟應十
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賞者年固爭不從乞
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已自翰林都承旨遷參
政賞其建儲及草制也鄭王允蹈性貪[illegible]又以毋遠避

恩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局量諸武將[illegible]其有外家風不肯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illegible]三子長大辯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尚幼大辯封遂寧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辯居閑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疑嫌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從東宮僚黨以其性寛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已余大璋宪顔赤等獨以大辯為疑況大辯之初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六月世宗以其

太祖登極是內章宗璟
案金史則章宗璟初元為明
昌非天統也

母早死嘗俾在趙貴人閤住年十三始出閤會蒙人侵
邊議親王總兵權鎮撫大辯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
完顏亦曰爰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
加封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辯至鎮大
得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年
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中
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喜等狎比張
克己等數諫不聽尊元惇太妃為太后江淵為東內省
都知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
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務填壅不即報下克己等朝

中興以天統為章宗初年

完顏偉上疏言事太宗因悉載於承安元年其文全採此

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帥屢敗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謂鄭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獻王忠烈王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烈王臨歿以夏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范圭奏偉謗訕且言陛下為世宗所立中外戴欣戴偉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乞行誅極偉遂除名為民徙之代州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鯁直習兵事偉既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一李蓮從上宴於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淫教脫昭儀南宮華原

鄧王鄭居中之曾孫女也有國色世宗晚年嬖甚嬖之上見而喜宴罷令淵等納之輿慶宮晨夕往焉上或酣醉日晏不果視朝三省黄案悉令處分鄭妃或坐膝上批詔内降慧黠便媚善為恢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裡膠固鄭妃嘗得幸於世宗元悼太后以為言上令改姓鄧號宸妃上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多用宋朝宣和時物惻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為郎主用耳宸妃嘗與上同輦出獵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上於薊山輦置築巖洞于芳華閣前凡用工一萬人輦及牛馬七百乘道路

大金國志 是歲天下大旱饑 以承安三年

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上登東明閣見屏障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俞琬曰此處是何所琬曰趙家宣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破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好謂曰我嫌俞琬來破壞我好事却有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時國政多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于濟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栢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及澤潞間盜竊屯結至萬餘人樞密奏遣左統軍完顏高副統

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自製
高見樞密謝世雲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上曰
高等欲以此相恐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翼往
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省事江源監其軍秘書監兼
權給事中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嘗用之河
東太原之戰忠獻王振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
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臣親總軍令乃忽變舊制恐
兵心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待漏院淵揚馬鞭過罵之
曰痴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恐其
抵抗改潞州兼督軍糧欲坐以軍興乏食之罪淵令其

弟害之遣祈哀告左僕射完顏真言於淵遂寢新命十
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上國所調人
怨語籍籍懼為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說
令奏上求添衣賜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文
具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有變連乞厚加資給有
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各路州連戰皆敗天翼死戰賊勢
遂張潰兵皆聚於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援上與
宸妃連日飲宴外間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行西欲
飛中間一道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
同覩人心危疑且聞上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允蹈王寔

高字據金國志補

不知兄蹈妹夫唐适蒲剌兄蒲察為三衛令軍與志同約三人會於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況淫昏狂惑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譖賢弟令達意鄭王察許之察既往白兄蹈許之由是謀議益廣之南從兄為中山守志同之弟志寧為河南留守各遣書令舉兵以誅江淵為名俟京師兵動然後相應內侍俞三德素與淵異常非其所為密結為內應俟上動靜會唐适家二奴以貲易馬與張衛為适所逐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奴張阿多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子看伍見奴張阿多從外過

呼之與隔窓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張阿多與同
逐者詣大興府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
責狀言之相同遂密奏上與鄧哀妃張娘好皆醉卧未
興申漏下六刻以水抜上目徐告其故上駭然上遣東
隊主李日曜西隊主張飛龍龍虎將軍完顏黑鐵分兵
擒捕置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幽鞠之皆服允蹈奴
樵夫者知事變急遣人報爰王使為之備越三日皆伏
誅上遣内侍耶律康孫齎詔及龍茶金合往五國城召
大辯以密詔令五國副統軍完顏天應圖之康孫至爰
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徑入見爰王垂泪曰四大王已

公字手本作工

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天應曰天
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為非理人今日不可坐受
誅戮合思為救國雪恥計愛王拜曰惟公命翌日備嚴
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耶康孫知事泄哀泣祈
生都典客骨孛與在側曰無此事大王勸中大使酒康
孫垂泪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明日愛王與父發哀內
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為城守計五年正
月愛王據城叛時諸酋厭苦主上昏虛聞愛王舉事從
之翕然旬日之間集兵十萬三千韓路提點方俟元馳
驛奏聞上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皇從征武

墨字考卒作盃

憲王瑶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爰王將呼子興與戰瑜軍大敗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僉兵十五萬上京路僉兵五萬命瑜瑶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爰王聞　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記劉士偕何大雅說爰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此之來勢力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北國爰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雄為質約破國兵之後軍儲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埋津骨孛興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守爰王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洎出北沙口於兩山之間築城

堡堅守不動粮車至輙為所奪殺進軍缺食時天方暑卒皆飢困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李用虎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慶宗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虎往三奴將至北派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國兵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粮車由東而上鳴鼓張旗運夫大呼寶奴寶奴出兵襲之戰派原勝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於上寶奴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知勢急留其妻兒突律卿與子雄守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天漢而大雅將兵至愛王喜手

宸妃裁決以下六〻至國志繫於泰和三年

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骨婁通稽首相見受王奉之金寶十車骨婁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軍奮大槌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律上聞敗廢以為憂太后屢勸上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敗死亡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郎主成疾上喜復縱飲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急切多弁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寧陷沒平灤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之上始駭顧問內侍直賁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

大金國志卷九月繫於承安四年

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卿歎曰
太宗向日携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
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人長舌爲禍之
階九月趙太后寢疾上入閤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
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煬王
所殺叢家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冥福歲時祭
享不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時說與
郎主要記着省得我死不瞑目矣后薨宸妃以其遺留
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悅以手詔
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illegible]殺內臣[illegible]行

監造務盡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與祠祭時民苦丁發
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及五萬人於寺中分為八寺
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璧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
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上見兵革未
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擕
酒殽鼓樂遍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留飲至夜復信江淵
等言拘收諸父及昆弟有若仇讐嘗一日與魯王琚曰
蹈叔父子如此効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
曰太祖起自龍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
兄弟也兄弟不信尚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

攝金史則章宗璟初號明昌次改承安末改泰和故泰和六年名攝此錄則天德立後便改泰和也

以一段疑之由是允明以下皆佯為痴風人泰和十二年四月汴京留守完顏童奏南宋兵陷泗州諸路皆進兵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國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間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間北兵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悶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之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萬內十萬入荆襄七萬入淮僉河北民兵十萬戍居庸關及寒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是歲南宋請和北國兵湯言復動余崇義[illegible]巾古曰[illegible]王

大金國志以大年深入繫之
承安五年

事北國過厚故北兵為之盡力今若不愛金帛子女彼亦易動得南宋物以為北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圖之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虞世奕鴻臚司賓事李固善使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胥婁斯點搖首曰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作二三說世奕竟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河氷合和龍帥臣完顏太康亟集兵禦之於東津北兵長馳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推氷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圻刳木為舟中積熾炭兵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

梠國志誤根

奕當從國志作瀌

閭邱國志誤作同立

濟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和龍太康兵潰其子梠在
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
退守子城北兵拆城中居民之屋縛為層樓用牛車挽
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
滦平三川余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閭邱兵好古載金帛
美女自山後出石磴嶺大遂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
蒙人聞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以大獲
蒙人從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衆于國
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北國懼使遣報令回師四月
七日北兵自平川回去義崇驛報完顏章令出師襲逐

梠 骨 邱 立 邱 遣 大

國志以宴一事繫之泰和二年

大字據李本補

至大容城為北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日上大宴西涼觀鄂王濟曰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上曰方與諸王樂飲何勞耶濟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國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退羌涼復來豈樂飲時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懷事濟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酖耶侍郎李西華前曰濟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為一黨止非我耶自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與諸內侍晝夜燕飲詔大興府河南府擇民間女年十三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進入教酒令及効市肆歌大興尹完顏天

穆奏稱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怨招怨詈非敬天修德之
事翌日罷知耀州時內外嗷嗷機政俱廢上間出視朝
不過時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
留宴俟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貴與牛刀兒爭
居地謀廣居第强市刀兒所居不可擅毁其墻刀兒訟
之大興尹不能決訴之御史臺御史大夫何貴穆袖狀
白上上以問江淵淵逐與天貴謀俟上與宸妃歡飲直
前伏地言曰刀兒欺臣為中官多侵臣地告郎主為臣
決之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興府別蹈逐地與牛刀
兒所爭地盡賜天貴刀兒怒憾與三衛諸將謀有異圖

大金國志於此錄所叙章宗事實全取之惟於章宗之前則但云泰和八年十月崩而已蓋侍奥問此錄所載與他書不盡合故從其慎也

據奏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世宗子七人長允升次太子允恭次允蹈次允濟第七其三人則不可考此孫孫明當是世宗第四五子據此錄則在位不及一月被弒雍王允文立追謚昭宗

七夕上御清華樓飲酒侍衛皆賜酒炙刀兒與穆三奴費貂周侑蕭興貴等結袴執戈直前弒上殺宮人二十餘輩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左內侍江日曜急報江源張天貴等率三餘人戰於樓下久之侍衛兵至刀兒知力不能脫遂自刎衛兵因在內掠奪嬪妃以下皆不免被侵擾宸妃聞變急報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閤入宮完顏章等環屍大慟密謀所立左僕射元映太尉張克己叩之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班遺詔立為皇太叔謚上為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即皇帝位王素有令譽中外相賀余崇義獨有憂色謂聶希古曰上立又是越

次諸王寧肯帖然名完顏天穆於耀州有司奏牛刀兒之逆宸妃實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江淵張天貴皆伏誅宸妃時年三十六專政近二十年內侍多受其恩皆為養子及誅其黨怨恨十五日直芳華閣趙元德尤痛之携金帛往天興宮祈醮以薦冥福翌日集諸黨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旦夕死不知誰為我作齋醮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閣莫如此說元德叱曰你曉甚事密言於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詩酒之故廢壞國政外庭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弑逆是夜上方在齋宮內侍鄧寶孫奏外有文字啟門燭忽

滅趙元德等直前弑上欲召夔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閤門不啟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師愈胗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兀映悵然克己希古等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醫者兀映等欲突身入中人攔遏不聽其入崇義躡其足密曰事已變此輩必有備輕身入何益兀映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入問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軿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宮人也牽車者笑之使人尾去乃夔王也兀映等大慟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兀映等窮治逆黨凡誅宦者五十餘人晚於都堂議

所立張克己李西華曰立子以長長均以嫡嫡無則以次濰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明練沉靜宜立衆從之兀映遣侍中蕭能鼐希古往迎夔王亦往濰王見官僚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十八日濰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謚磁王爲昭宗而葬之命翰林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語其畧曰飭身以儉則民自康御下以誠則人自感聲色蠱惑自昔所戒宴安酖毒何今不亦然朕痛誓於深衷所哀於天下并遣手詔諭愛王云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爲讐隙誘引外兵傾危本國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

攝此錄則濰王允文繼昭宗而立年號天定在位五年是爲依宗陵曰福寧與金史全乖曰字攝李幸補

遣字攝曹幸泰和重宗晚歲年號

祈

入字據曹本改正

金國志愛王卒至泰和四年

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難靖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横見推逼義不容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叔侄天性寧不坦然今自和龍東北永為王國保有北朔子孫嗣守勿信間言馮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或交兵務行兼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祐昔梁詧與湘東為叔侄之仇讐誘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鑑三復余言愛王得詔亦泣然為北國所制不能自由每歲北侵王帛子女悉歸于北國耗撓國計傷殘民物於愛王元無益也八月愛王遂於其國即皇帝位立宗廟追謚其父鄭王為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

雄字據李本補

據金史則徙章宗者為衛紹王允濟與此錄之濰王允文異允濟初元為大安己巳此為大定庚午年号既殊又差一年又案文宝國志以完顏天穆戰于狹口事繫之泰和五年

國主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國婁斯頡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為辭北國主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護削其帝號必今出兵雄懼而收十二月葬其父於冷山謚曰桓王遂入侵李年作大定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完顏天穆將僉兵五萬上國兵五萬戰於北狹口自辰至申國兵已疲北國益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不決收退時天寒甚北兵舉兵彌漫山澤詰朝衆壓吾境人如壘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攻之隨開復合日昳皆饑渴兵遂潰天穆傷重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不可曰吾曾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

子孫而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
裂而卒天穆乃忠獻王粘罕之子也三大王收其屍葬
之而哭北兵至柔乾川完顏天字聞其兄死怒甚將兵
禦之於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中直前以
槊刺之北兵四合遂死於陣蒲伏虎烏倫大漢收衆保
天都山兵不甚敗是以北兵雖殺二將然不甚得利二
月乙丑北兵既退出境之三日忽平川報蒲伏虎引兵
至而北兵既去三月丙辰又陷遼西未波城敗六統軍
殺二戍將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等州皆震
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北人以能生啗人

畜之肉為粮飲生血以止渴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爭飢渴交逼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我長乞於幽燕以北及北兵經由之地凡控扼險要悉築城壘務令堅壯一處被攻且合堅守諸處之兵更迭邀遮不必與戰則北兵之勢沮兼牛馬羊騾駱駝並置城內彼無所掠則將乏食絕其所有必致狼狽遂遣天使督僉兵築城時連歲飢歉畔獵皆發寇盜蜂起遼西上國為北兵殘滅攻陷老弱婦女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不保與其死于刀戈之慘寧苦於築城民始結為隊伍以待至八月末

纔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游騎駸駸然來矣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麋陂奏至集群臣議之皆請遷都以避寇鋒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哀王天驥曰北兵遠來而此間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事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明律為東道統軍監軍天驥為西道天驥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風勁雪飛氷厚五尺北兵悉渡國兵力拒不能遏北國將胥賛俟兵盡渡乃以炬火鎔氷撤壘屋竹木茅葦盡焚於堅氷之上衆共騰躍在坏國兵

大敗天驥僅以身免夜入長泰城會朝廷遣竇永固來援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北兵野無所掠三大王竭國牛羊不能繼且聞朝廷遣使說西夏以撓其國欲進則天驥永固兵堅守長泰以截其後其慶州兵以當其前乃回師縛筏以濟二年辛未正月以北兵退肆赦其畧曰朕以菲德獲繼丕基豈期骨肉之親遽搆蕭牆之禍毒流庶類罪在眇躬茲蒙上帝之垂仁遂使外夷之弭化兵革休息幸寬將帥之勞國祚底寧將見室家之慶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賀請復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見

宜字季布作崇

上請貶爵不許且曰不如是無以謝三軍死亡之衆遣中使至戰所收斂尸骸仍設冥祭寒食遣中使六人於北兵所經殘掠地分設魚肉酒米招魂奠酹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烟祭先土俗所宜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之祀鬼哭陰風惟予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填臆其額有泚摹印頒行讀者涕下丙申詔求言畧曰朕以菲質偶被推崇思欲革前朝之廢政祈萬國以樂生而兵難滋張天災未已今茲遠退尚慮包藏凡保民固國之方攘敵裕財之策與朕躬之闕失吏治之乖違可悉究言無有隱避右正言單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已今影

響不留但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遺殃餘烈之所貽
陛下惟當正心修德以祈上天之悔禍而已時言者甚
衆皆不出此四月策進士聖問畧曰秦和荒怠群才不
收兵革紛攘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懷才抱藝而不
獲申或陸沉于草野或奔仕於外境挺身怒盜甘與為
謀凡爾于大夫之至于庭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士凡
一百單三人皆升擢補官有甘於沿邊臨漠大定府會
寧路就差使者皆優與職秩並從右僕射聶希古建請
也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圖畫文籍
付雜賣務及廣論富民納粟補官時無富室迄無應命

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收其西下北國麥稻皆熟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樞密院韓忠言北兵驟至亦由朝廷不小順其意遂恬怠逞兇不已昨自先朝遣虞世奕李固善一行續後不復修好今合遣使以往彼不從然後與角天下皆知陛下非喜兵此一策也聶希古高耆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支天災流行財力俱乏○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尚書完顏大聲使於北國見北國將於陰山北大聲曰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北國何意與之為援今以北國有恩與其父子

自當讓其立國願不必更與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土順州以南立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與南宋為鄰我便不爭大聲無以對越日拘大聲于其軍遂入侵十一月陷利州泰州敗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之於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為備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其際舉軍大噺地為之震二十五日用单策以火繫駱駝尾奔其軍北兵殊不畏之俟其倒取以食馬用三韓木材立衝車雲梯攻城拆民屋堆疊於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沃氷亦

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至三鼓北兵立于氷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西來天驥曰汝輩雖來何益當歸衛京闕我非不能死但欲歸死于闕前闕後以謝廟宇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遁歸凡三萬士卒潰散垂盡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時南宋遣使臣余嶸來聘賀正聶希古請遣諭使回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內外大亂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仰隨方隅因其便道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安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士民飢凍死者相望三

日左諫議大夫俞昌世請上避兵高耆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離京城則北兵隨後豈容我有駐足之所初忠獻王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廒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恬室將軍韓常婁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毀撤其城翟王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勛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遷入于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市廛小

金字李李作僉

民聽其奔走七日北兵將騎至大城下完顏天驥遣小將金突通凡殺三十餘人去大興門三里見烟塵漲天金鼓動地急奔回是晚北兵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尅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船渡運不及沉之於水拆近四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凡有儲蓄容其搬運入子城門不許閉八日大雨已而積雪城皆氷沍北兵乏食一犬凡百餘人分食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之計十一日北兵攻南順門破之天驥設拒馬於南柳街縱其入已半里以槊禦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傍民屋

街狹屋崩倒北兵死傷甚衆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進天驥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折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東城使奎徽李思安等以長鎗束藁於火上焚之隨毀隨立城中發火砲擊之北兵視砲所墜隨散隨合十七日攻內南城角道上國兵擊之全吾衛將軍邵邕戰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二十三日率衆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北兵失勢時大城中遺民不能去者為其啖食無餘見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充食焉上寅夕既足告天永興王至焚香於頂北兵以太廟為馬廐上

望之慟哭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北國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俺白北天帝只是國兵至此豈可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疋羊五萬頭馬三萬疋牛三萬頭東安王曰此非祐所專當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舁縣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既入議於明陽殿翰林直學士張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後晋攻不去獨不見侯景之攻梁武帝石頭城之事乎因命人於翰林院取通鑑以進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繒耳翌日縣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往北將大怒舉繒帛悉焚之欲

運顏米

留

烹東安王已而有骨婁黠斯者勸之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屋又疊木於下復欲沃水為氷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於上且發擂木擊之北兵少却營屯於城外氊帳連綿密如星布望之無有邊際人心大懼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東孫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帥臣茹貢興各將兵入援至揚州及又遣人使蒙國使襲其國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一萬遺之北兵又請止援兵高者年曰不可此忠獻王幹離不二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墜其計乃報以援兵之

來此不及知徑路不通何由可止會北兵所虜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脫至賁興軍言北兵疲阻之狀賁興與及木皆請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兵退取坤山與中路以歸賁興等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間開完顏及等見上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寺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宇室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潢復留別將攻興化和建永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衆回亦還二月北國遣其臣骨婁斯大魯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之地聶希古請其婚欲以

燕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三十萬遣王良嗣報聘至陰山見其主良嗣致命其國大臣地永斯堅聞之大怒曰我今秋引兵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嗣回已四月末矣五月天時大暑復少而礼部侍郎太常卿杜昌世請奏上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禱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昌世曰國家閔雨徧走群望今種多不入土國家非兵弱將庸但乏糧儲為北兵所困若得一歲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為然且用季秋龍見而雩之說上親祀南郊與地祇命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列祀開國勛臣惟忠獻王

用太廟樂完顏天穆天驥皆預祭祀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二十餘日京師市巷蕭條草莽翳然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縣宰及千戶等畊城外廢田山東都轉運俞良裔河北轉運廖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兵民皆呼萬歲吏部郎中兼秘書少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秋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開墾以為守令殿最參政王昌禹曰此誠是也但朝廷征行調發使不苦于發兵方可耳是歲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迷望狐兎出沒盜賊伏藏時莒濰淄之寇則有楊安兒割據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林大行山賊凡數百衆名

者聚數萬人陝西耀州鄜州黑燕飛虎所在屯結朝廷謀討之張慶之以為民未安業若用上國以平諸寇恐北兵來不堪應敵若欲斂兵止為盜餌無益也九月上不豫上自即位無一日歡以外敵為憂寢食俱廢鬚髮蒼然漸成脾疾至是寖劇永興王自祈禱於恒山十月初稍瘳時北兵又動十月五日自蒲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臣相顧不知為計烏陵用章樞密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同侍御史蕭立義力爭當以避寇為主不能決聶希古余崇義高耆年曰避寇當素為行計今強敵已逼順州旦夕且至一動足則

內外紛潰若底收拾非萬全策當如去年一力捍禦俟
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今中京形勢為壯北猶可保守自
燕以南皆是小壘到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亦不
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臣知北兵復來所以不令居民
攜妻挈子且令附在諸縣多募強勇復兹城守備百方
皆令搆思但北兵至國大舉志在必克守城尤須盡力
兼自七月遣張汝弼諭西夏元頗叔良諭蒙皆厚齎金
帛昨叔良信報蒙極喜但叔良病未回今當命大同府
帥臣遣一官屬優與借官告急蒙國命永興節度帥臣
告急西夏事濟許其後報北國必被其撓聶希古曰用

章言是也八月以用章為樞密使用章兼府尹事請許之

右衛大將軍知樞密院完顏律明請且守夫城不可遽棄令敵徑入守之不得然後守子城內城用章與聶希古少尹張大和曰不可大興都城汗漫九十餘里樓櫓棚架事件皆無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當走入子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必亂敵若踵至此危道也不若從容養力以坐俟其至且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使之勞苦我乃以逸待勞憑高困之斯乃上策衆以為然

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堅屯仁王寺骨婁結贊屯大安山山乃劉仁恭所築不甚高十一月一日

攻順陽門南順門西會門門樓上以沸湯熱糞沃之北兵乍退乍進結贊遣人自西門至北拔木板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二日午後攻內城南角道左衛統軍李思安發擂木牛皐砲擊之敵死甚衆六日北兵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皆疊于角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思安等募人自龍游池鑿地道以乾梯塗硫黃破絮蘸油間塞於所疊竹木之下八日午北兵登木堆用衝車大鐵錐打城火自下發衆皆驚走斯堅遣將於夾城口用火刀斫其衆不許退焚死者甚衆臭不可聞聶希古請曰夜

刼寨用章曰不可刼寨須是有可據今敵據前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敵所覺群起追逐開門納衆則敵亦乘間而入不納則是無故遣三四千人納之死地於是無益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宜白上當以厚報用章曰人臣盡忠何報之有但強敵攻擊至於闕下此為我輩愧耳張思顏謂聶相曰萬一敵退宜思大計此不可頻頻僥倖是晚大雪國兵皆安北兵馳躍雪中十四日雪霽三大王自濬州運乾蒸餅牛馬肉凡五十挽車北兵喜甚十七日已已攻內城張瓊范泰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用熱沸油潑其

體死者雖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鑱鑱濶尺餘尾作長尖柄以大錐錐磚蹈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執大刀大斧待其上將到者斫碎飛屍以下北兵以府第寺觀漆板壁門扇及窻櫺疊為高木與城同高旁搭飛梯以升用章造六輪車上立兩柱橫貫巨木五丈餘橫戛木城兵多墜死車行既驟北兵扼不能遂皆俯伏以俟木過而起用章令夜造搭橋次日用章以戛之木搭橋隨後北兵纔伏身士執大斧跨搭橋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敗因奪木城拆板壁以墜北兵百計攻城不克用章令隨方隅置廁兵人不得野溷廁溢煑之使沸

以沃北兵凡所沾穢體皆生瘡不野溷則無臭穢疾病不生獨柴薪漸乏至折絳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為薪二十五日北兵漸退二十六日無一騎在城下范太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共有十萬兵若設伏於平地猝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遣則守城之兵不足少遣適為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巧策少忍之次日早忽金鼓震響馳馬探之乃前隊引去以精兵伏於仁王寺大安山東翠園皇興觀俟我追兵出城夾擊之因復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二日北兵屯順州順守出奔一城老幼盡殺之凡

半月餘始自古松越龍漠以北而歸國四年癸酉八月北兵紫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十月辛亥北兵復圍燕京分兵狗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環城下寨是時北兵勢盛所將降人楊伯遇(林)劉伯　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南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往山後一帶防遏城中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兵北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遥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者(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約南宋交攻十一月燕京乏糧上復遣使請和北

兵索犒軍金帛牛羊駝馬等物上皆從之北兵歸居庸關盡驅兩河少壯十餘萬而去北兵既退上喜甚以手叩天對群臣曰不圖今日再得相見未幾舊疾復作十二月四日淄王允德自磁隰引勤王之兵三萬至城下入見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蘇會大同帥臣解士政奏言奉詔之次日即遣同知全伯野借郎中使蒙國且許犒以金帛二十萬元興言北兵雖退秋必復來四民俱廢國何以立宜少順其意或許以婚或賂以財且大臣欲以金帛與蒙未見其益不與北國立見其害付都堂議其可否左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夫穆次仁言曰

禦敵必原其意然後始有屈伸今北國樹立大辯之餘
尊欲有我河北河東幽燕之地自欲得我遼陽上京會
同臨潢等路北國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
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將見使者日至其國而彼不得其
欲此志不厭以此計較徒廢玉帛子女而彼惟欲滅吾
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隔在北國西夏之傍彼欲吾地
則有北國以為之隔惟使金帛悅之可以結其心彼既
樂從便當為我以援北國少舒國患衆以然為然續聞
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是春完顏叔良歸所言之
事皆如其所陳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諸大臣入問疾上

大金國志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太子允恭長子也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當漢群臣共議所立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為豐王珣乃世宗長孫且有行乘乃迎立之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降允濟為東海郡侯

曰惟願作病裡去荷公等不死於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駕翌早柩密完顏宇烏陵用章宣遺詔且令速葬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約上在位五年寬仁恭儉力矯前弊雖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無不憐之是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八子功勲夙立容止可觀請衆立之於是奉迎以入王辭讓久之乃從立為皇太弟十日昧爽　淄王允德即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俞崇義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遺棄萬國遺詔所遣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獻王定鼎中京已及百年變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興以來災變荐臻七年之間三有

大金國志以余崇義等議
遷都一事懸之宣宗貞
祐二年三月至十一月

大變北兵猖熾三次圍城雖人事之未修亦天數之否運盤庚以河患猶且遷亳況今外敵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戀本重遷畏聞移徙臣恐為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一二年來僥倖以今思之迹已盡危豈可為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臣治辦俟山陵後即乞大駕光臨有旨集議于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烏陵用章張慶之葛安民曰昔忠獻王佐輔太宗既滅遼平宋欲建上京以龍朔上國為根本以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為北畿以河北為東畿故于大興稱中京以會同為北京以黃龍為

上京以中山府為南路接引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
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為之度外去來之物
凡河南財物貢賦悉儲于大名山東之貢賦悉運之于
鎮州臨終付屬于忠烈王及諸大臣蓋以南宋為慮及
發劉豫又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以殲宋兵
為取江南計也謀計不濟乃復取之故當時控壓中外
莫過于中京今上國及古長城外之地已皆陷失巍二
帝都鄰為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都彼乃衆大之勢尚
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但大名不
知如何更議定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來攻耶律

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使令如約忠
獻王爰其山川廣袤風俗堅悍力勸自取太祖微服以
往歸謂忠獻王燕真好真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後汝
輩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
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完顏律明曰他處不知何
如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
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
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
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
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聞余崇義葺理甚有規模亦

可保恃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絶盧龍諸陵若使邊鎮得人亦是無患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蹟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每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瀋州龍嶺過夏至八月京回自大辯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

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寧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併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益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纂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

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竟一歲而圖之恐北兵以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効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災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固本之思合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秘書省嗣王二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完顏宗魯對曰盤庚遷亳不可效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强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投梁魏以此禦敵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蘇峻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

尊不聽迄能立國百年今徒見北人有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捨河北以厭北人之欲則河南山東為國家之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以轉輸中原使中外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中京有則有河之南北也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獨立乎云云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則中京不必動聶希古中不能平曰諸君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己私徒為口舌之辯用章本無他意直前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遷之地可也秘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郎雍

典之辛乎百戰之地將勝勢外用戚與復舊外固守

遠字據李牽
曾牽作永興太原皆不可

大金國志作宮孝迪

迪曰樞密之言是也太原地齊復近北國與西夏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太原遠惟大名洛陽汴京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欽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淮南兩浙江東西兩廣福建河南北漕運今我何仰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殿廢壞地多荒圮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因仍前非以為帝王之都汴都宮闕自正隆主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猶壯權居之宜惟汴為可侍郎李宮孝迪曰國初不以河南為要忠

獻王忠烈王帝常視為去來之物兼迫近南宋亦不居
宜直學士院孫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
有故國之思每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
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以非有大志彼云以韓氏胄為
戒誰敢議此況吾國兵較北兵誠不如較宋則制之有
餘力鼎希古曰衆議紛紜各為矛盾自晨至晡尚猶未
決惟白上以定都於汴衆猶以李廸之言為然翌日孫
大鼎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
意則事可知臣竊惟太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之
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

之以術夕慮朝行謀終謹始考其設大畧有三汴京既
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發奪凡其子弟群從布置
耳目所録無遺懼顛木之由蘖終將為國之害不思康
王在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
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垂
得而復失績遣四太子越江窮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
及勝敗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
汴洛陝西是其故墟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諳於政化
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樹立靖康君使
其兄弟相為禁持號令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當國

銳意為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守河則江必虛彼不守河則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仇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搆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畫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窩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思歸南鼓扇搖惑易以生隙務令

或思歸北在北

斷絶始無後患此其三也此三者盟寄深遠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于先忠獻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深于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京之規模既安惟當經畫兩河猶不失于曹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鄰于强者難為功鄰于弱者易為力聶希古讀疏上前已漏下七刻上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北兵雖熾若以戰力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胸膈以保心腹若捨而去之我往寇亦隨至食疽浸淫所損愈甚此一說也大臣謂兵凶器戰危事萬一失利社稷可憂若有不虞

百身莫贖不如避寇以圖萬全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向昔二太子到汴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之南至中山府夜名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走荆襄渡江南此上策也揀汰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斯為下策必戍擒耳復遣一將屯睢陽以遏東南之援郭藥師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是書生自分黨與相為好勝是者未必

寺李卓作初

服未是者背後竊笑而未必爭彼豈能有意家國少帝復無英斷惟人言所惑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宗皆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說遷明日說往北兵已來那時莫道宰相不先定策畫耳因下殿再拜求罷上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此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他亦來爾希古曰臣豈不知之恨兵弱不贍使北兵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斷着處分遂退御膳罷上詣蓬萊院觀音寺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携而行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言近

日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階之上下上拊髀曰慟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多妖異皆此類明日以此諭宰執聶希古袖書勑命乞降旨令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轉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人馬上盛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卻奏言北兵昨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宣陷順州執督運大使張玄應令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烏陵用章合奏令發遣來欲知彼事凡四日二人承驛至希古奏先與執政聚問于都堂三人言北人自知深入雖為上國之害然亦不甚得利意欲明割

地畧使之攜定保守歲賂幾何庶各得無事三大王亦不在他意裏但得約定則和旦夕須有專使者用章曰二公聞得耶豈他用事人自與說耶玄應曰某在彼稍聞散聽得人如此說翌日令二人各于河北諸州權請同知正員俸給聽候遷除八月二十二日北國遣東部副大人左尚書地永紇烈與掌記侍郎完顏天馬來其國畧書曰北天國相都大人地永賛致書於大金丞相左右立國以信信生於誠我黑黔北天帝受先北天帝遺旨保祐愛王父子連年與之出兵近迹觀之完顏雄所立大無意勢如灰如槁不能有國與之構怨何

為昨者貴朝自完顏大聲歸後絶不再遣欲說誠寔阻
隔無由今宜無警無虞一切如初犒勞和好貴朝自詳
酌議之具數見報別立誓盟青兕皮千片黃驃段千端
馬千疋火浣布百端為貴朝獻宜白大金皇帝收留二
使至遣中書省門下省都檢詳葛齊年樞密直學士都
士雅館伴九月一日上坐承安殿召宰執議之用章慶之曰
和可許不可恃希古曰然則今不可却彼以好意來但
允從之何妨張慶之曰豈可信和自誤都自遷兵備自
修若信其言而和事事皆廢坐以待弊此趙家二帝為
我擒也上曰先朝於趙家亦太甚矣用章曰當興盛時

寧恤及此不如此無以建大業初二日遣諭北使頗如所約止許以前所陷失州郡為界歲賂牛馬羊各二萬銀絹二十萬仍命大臣聶希古等作書以荅北國其書畧曰大金國相大臣聶希古等致書于北天帝國相左右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聖經所訓敢不敬歟由是貴國因皇天悔禍念赤子之流離遠示海涵許通和好覽所言之來意敢詳酌以陳誠但自今以前已陷沒之城池悉歸北界惟見存之州郡皆屬本朝封域如斯永為定制子孫相繼久遠遵承仍歲備牛羊馬疋各二萬銀二十萬兩以供貴國之需倘沐允從續當誓約白玉

帶一黃金帶二金花酒器十事銀花器皿百事綾絹百端絲絹千疋用周置回篚宜白北天帝受之北使既去有旨趙子宣張玄應並召還子宣除直昭文館元應拯天駟乘龍十七監勅已出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黃奏言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宣玄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為誠臣深疑之自天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知其幾衡不知其存亡傳聞戮辱因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剋

苦於復讐思有以止之而勢難於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亦以空脅而使其臣順遵之我佯不從而勉强以聽或可以定忠獻王曰誰可使者忠烈曰惟張孝純可忠獻曰我兵初到太厚孝純見霍安國之使便來迎降既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處誰不怒之遣去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裏三年矣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說張邦昌不為人悅服雖立何濟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

以下乃李文[illegible]送孫海鄭
梅內南遷錄補入其下所
闕者須送大金國志較補
遇係增集殘闕之處涛

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令只用兵南亦未必終弱
若縱之歸國彼處喜慨慷說事必是得志惟此人可濟
吾事更須結恩其心衆皆令解其言南臣羈旅秦檜獨
溫足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挾孥而去韓常懼南有
疑而忠獻不聽至彼大得權位而所謀始得順昌之戰
劉錡欲徑進而召劉錡商號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召岳
飛終于殺岳飛廢韓世忠張浚貶趙鼎而南北之勢定

下闕令補可見逃人歸國不可不細查其來歷關係國家不
小上不從上與群臣終日議遷都將啓行北兵聞之如
風雨驟至統兵追扼右從學海類編所收南遷錄補入其下仍闕一葉令以大金國誌詳

成善牽徼快事也

宛前後事蹟補上蓋大金國志原以此錄全收故也辛巳禁此錄例用初一初二不用干支惟大金國志既作辛巳無可考改姑仍之而已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祕書省蓬萊院貴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後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上大金國志作主然此錄例稱上故經改上字躬祀顯聖宮啓發神主聖像酹爵後泣淚翼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二千四百人凡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棐內都知省余士侃織內轉運李之才護通金帛以聶希古為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完顏昌為大興尹兼留守

二十八日駕興昌送于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上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勲卿父復死難宜極力捍禦使以上皆出大金國志

皆此行無顧後之憂前文也據後文有旨令張師顏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鼎古器並如舊制則此條所稱文書犀玉瑪瑙等器發行乃此錄前文無疑故采之此行無後顧之憂自此行云云以後係此錄原文後顧原誤顧後以上皆李文所補

歲此行無顧後之憂昌拜泣慟上亦揮淚三衛近從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曰事有便宜

許臣自施行續次以聞許之至趙田河涿州進頓食凡二千輩上令分賜二十九日至易州一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舍之給空諸寺觀區處有條至者如歸民亦安堵是晚完顏昌奏北兵將騎已出入界上昌一力捍禦仍乞早幸大名庶得中山之民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守臣都之迎駕十月五日幸中山府

六 顏真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間道趨河東也六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臣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屈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備位大臣使鑾輿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草撤

民屋洶洶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令鞭管事人於銅雀街計人分給內外皆定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館昭文館兼直學士院聶宗明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移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下闕今又擄大金國志補昭文館直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義正謝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

美首雖有實者年並以爭太祖之五乞致仕云州比時者年豈高非實

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往上令用章高者年太金國志作實者年疑非是今據本錄前文有高者年改正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者年副之是晚完顏昌奏北兵太金國志作大軍今用此錄例改正至昌平復回諜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

於興臣已報完顏真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駕留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沿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州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北兵聲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

州郡為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朔入宮百官
班駕翼日肆赦仍降罪己詔略曰一人無良萬方何罪
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
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慈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
經征行偶此失途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尚合南
北于一家胡為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讎于同軌倘使翻
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初七日又
詔曰我太祖武元皇帝起于龍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
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
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年之

間科舉一遵于彝制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于無人已勑攸司精于選士凡在見以上從大全出自接下篇
國志補闕 聞岱

余崇義聞感思奮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日有旨
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畫圖史彝鼎古器並如舊制是
日汴京吏民指所乘車曰恰好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
此即其間士民亦有見上儀從不整為之泣下者十一
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遷太保鄭國公

烏陵用章遷太尉衛國公張慶之遷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各加恩秩皆准赦文所降自駕發燕京至汴前後詔誥皆孫大鼎盧之憲二人為之是夕草制罷共宿玉堂翌早舉似鴻臚寺雄孝孫戲之曰聞說有潤筆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京司天大郝世才為人明敏精於天文地理忠獻王攻伐遼每携以行前後所言皆驗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但可以武守難以文治若調遣兵戈南征北伐此地可凡如持盈守成修飭禮文禍亂必作又泰和末年有謠言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

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縱皆留及朝廷將遷其言悉皆應驗草澤王天復上書言帝坐不安國家當有變更宜思順動庶可無虞燕京土氣耗竭物極而衰惟變則通顧順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推之遷都固皆前定耳

南遷録終

大德丙午繕寫南遷錄五十餘年藏之家塾至正丙申松城遭值兵火家家藏之本七百餘種與此錄俱爲灰燼每思念之不忘戊戌春仲移居泖西忽於腐紙之中得其錄之舊抄本紙將朽焉字將滅焉於是復寫成帙以供老眼觀焉後之子孫見之庶知好書之難得也四月一日浦梅隱識

趙與旹賓退錄第三卷云近歲金虜為韃靼所
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于時其實偽
也卷首題通直郎祕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
緋張師顏編虜官制具于士民須知獨無通
直一階其偽一也虜世宗以孫原王璟由儲嗣
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曰顯宗錄乃謂璟曰
允植又其偽二也虜君臣皆以小字行然者
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
忠獻王罕忠烈王朮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

敵洋然灼知其偽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右南遷錄校學海類編本如佳校讎一過并附賓退錄數行於後与省理宗間人所言似較元人又可據然即數所決為好事者所為列中間事跡似不能憑臆虛造也聊廣見聞以俟攷定癸未二月廿三日雨晴湯記 順德李文田

此錄為宇文懋昭作大金國志全行

采用未可以賓退錄數條疑之也未
數頁之中多有殘缺今以曹倦圃學海
類編所收本校正其曹本所缺然後以
大金國志所採補之雖不必全合原文而
前後文理庶幾如符虞相合亦覺快所
愉快也越日文田又記

右南遷錄一卷咸豐初年 先君得自南海曾
勉士孝博本脫字甚多癸未花朝同邑李仲

約学士見過出其手自校補幸見示勘補
精詳世間是书當与有善于此者与亟
為之校錄一過且撥命工排印以公諸海
内因後其原委於後云

癸未花朝後一日海渠後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一集第十九邊防門交聘

南從條

金國自完顏旻至金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阿骨打始稱帝謚曰武元皇帝其弟晟立所謂吳乞買也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骨打孫亶蓋阿骨打諸子之可見者長曰宗秀次曰宗傑即引兵陷京師斡離不也次曰宗幹亮之父也復追號德宗次曰宗後阿骨打嫡子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曰宗輔小名窩里嗢復其子褒王立故其名宗堯號曰懿宗次曰宗

弼即引兵陷二浙者所謂兀朮也亦謂四太子次曰景敏阿骨打起兵皆以宗族為將相主兵者宗維阿骨打從兄子所謂粘罕也其主謀者希尹於屬為子所謂兀室也又其次昌乃阿骨打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娄宿曰撒离喝皆女真人不知族屬遠近自亶之立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兀室撒离喝誅旻晟子孫剿戮殆盡亶幼立猶天會號戊午始改天眷辛酉改皇統九年為從弟亮所殺年三十一追廢為東昏王亮死乃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謚孝成曰熙宗亮亦旻之孫而宋王宗幹子也初年改天德癸酉改真元後居

燕京歸中都正隆六年引兵南寇因人不堪其虐十月
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葛王褎為帝諸將聞之弑
亮于楊州鎮之龜山寺追廢為海陵王謚曰煬褎亦旻
孫晉王宗輔子也既立改大定更名雍有子七長曰越
王允升次曰允恭太子早死所謂顯宗也次曰鄭王允
蹈次曰衛王允濟允蹈第六允濟第七允恭二子長曰
豐王珣次曰原王璟嫡子也雍以為太孫大定二十九
年雍卒年六十八號曰世宗為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
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安（史作承）辛酉改
泰和泰和之年南北交兵又十二年和更成而璟卒號

曰章宗初璟立也越王鄭王皆不平璟召鄭王殺之越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越妃所生葛王愛之賜以鐵券璟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為璟所殺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允濟在璟內侍李黃門與尚書右承相撒罕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為變因之真定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主忒沒真桀傲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春三月韃靼入貢允濟欲襲殺之有告其事者韃靼遂不進秋七月與金人戰于灰河三日勝負未分忒沒真選精騎馳突虜軍軍亂忒沒真自以大軍乘之遂

大敗韃兵至翠屏口九月攻奉聖州破之進野狐嶺允濟遣兵又敗十月至晉州距燕京八十里崇慶二年至居庸關左將軍完顏福海遁允濟以細軍五百奔南京即閉封府也至寧元年七月韃兵復至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戊子棄燕京先是左副元帥南平沮格軍賞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回軍至東華門召南平計事手及殺之衆憚執中無敢動者引兵入宮允濟入后宮執中遣兵執之併妻子囚于舊府遂召豐王珣長子譚哲馬以御寶付之殺允濟于其府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遂立為

御

帝改元真祐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韃兵至紫荆關南至涿易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翼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邊左監軍高乞以紇軍五千拒之出戰北風大吹石揚沙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所殺遂引紇軍圍執中府殺之珣以為高乞掌兵不敢加罪尽收從執中弑逆之人殺之于是韃靼留大酋撒没喝圍燕京自引兵徇河東北山東諸郡真祐二年韃靼已破中原九十餘郡復兵于燕京金王珣厚賂忒没真以允濟第四女小姐姐妻之又遣左丞相都元帥完顏福興為使韃靼乃歸河南統

軍蒲撒乞斤者奏乞從開封府珣從之命參知政事晉
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始霍王從彝諫曰祖宗山陵宗廟
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去珣曰燕京乏糧不
能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令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
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憂憤死五月十日甲戌也十八
日壬午金主倏燕京出蕃澤門自涿保州中山府而南
至真定留幾月復自大明路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
肆赦境內秋八月韃兵復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
遣使開封索犒軍金銀珣皆與之明年五月韃大破燕
京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到有戶部令使郭忠者蔚州人

率山後軍民逐之虜人復名其軍為花帽軍金人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既為韃靼所擾山東畔之金人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近傳金虜南遷錄事悉差誤蓋南人偽為之今不取

又朝野雜記雜事一愛王之叛係愛王葛王孫也始允恭既早世葛王愛其兄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金主立愛王遂謀叛為其妻父僕散琦所告事覺乃以救放會甯府為名居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結契丹韃靼蒙國以叛取慈岳等州時越

王在咸平契丹檄金人請立之為帝金主徙王於慶陽五月丁酉賜王使誅其家屬八十餘人惟越王在焉至今為金國患儻散琦即承安四年未賀上生辰者原注明昌六年即慶元二年承安四年即慶元六年作此錄後按年乃有記虜中事者以愛王為鄆王允恭之子按允恭乃王璟之父淳熙十六年三月密劄下沿邊諸州避其名諱甚詳昔以為鄆王後甚誤矣

自此以下乃李文所錄者原注

右李心傳朝野雜記二條心傳亦不信南遷錄者已有明文謂南人偽選今不取矣然以愛王為越王允升子則明有愛王其人擄上京召蒙難入寇燕都以至金國

南遷汴京則其人其事不可没也豈可以金史所略遂
懲羹而吹虀哉故臚列二事於右以明此錄雖宋人偽
輯然其中實事不尽可廢但齟齬處須别擇耳况金史
雖不以愛王大辨爲鄭王允蹈子然其於世宗諸子列
傳云鎬王永中以家奴德格首其逆即此錄婢春英及
張阿多也詔賜死其妻子實古納徙鄭州安置即此錄
誅鄭王允蹈之影子也貞祐二年太康郡人劉全詭稱
愛王欲爲乱事覺伏誅興定二年亳州譙郡人孫學究
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令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
百姓信以爲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結構逆黨事覺誅

死五十二人永中子孫禁錮幾四十年此愛王事明見
金史者楚懷王子秦始扶蘇明〻有帷鐙匣劍可以推
求則館臣謂不聞有愛王者未免因噎而廢食又犯文
達撰大金國志提要有云如愛王作乱等事亦多輕信
偽書則又真以愛王大辨並無其人其事者皆失之久
考也又如金史謂章宗母為顯宗皇后圖克坦氏所生
似乎不誣此錄則謂章宗為趙氏所自出不特大金國
志云章宗母趙氏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多女
顯與此錄為證佐即宋人他說部亦有確證者癸辛雜
識續集下卷曰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凡嗜

好書札悉效宣和字畫尤為逼真金國典章文物明昌為盛如此之類灼然不誣足見宋人輯此錄時難依託金人然亦不尽翻壁虛造當分别觀之也